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永不過期的食物

奉行健康生活的人，不鮮不食，對罐頭食品看不上眼，殊不知罐頭食品對人類的存活，有極大戰略意義。

今期《時代周刊》專題是「十個改變你生命的點子」，其中之一是「永不過期的食物」，提出很多新奇的保存食物科技，不但防止細菌和微生物生長，更可保持食物潤濕美味，達數年之久。據專家稱，以午餐肉計，現已動輒可保存兩年，但生產午餐肉的公司說，一罐包裝得絕密的午餐肉，其實放十二年至十五年一樣吃得，問題是消費者心理上會不會買保鮮期這樣長的罐頭而已。

目前一般保存食物的方法是高溫加熱，再以包裝物料防止氧氣接觸食物，阻止化學變化。問題是加熱會令食品的口感改變，變得難吃。專家現在的研究重點之一，是捨棄加熱而用加高壓的方法殺菌，讓食物保持潤濕、新鮮、爽脆的感覺，目標保鮮期是十年！

最有趣的例子是三文治。要知道食物保鮮這門科學，在美國，最重要的對象不是消費者，而是國防部。如果軍人在前線可以享用到一份美味的吞拿魚澆蛋黃醬三文治，即使包裝日期是十年前，只要是無菌、清潔、感覺新鮮味美，對士氣和資源運用必大有幫助。專家指出，保存好味三文治的技術要求最高，因為三文治有齊一切困難，包括要控制濕度、氣壓和微生物。試想我們在家做一份蛋治，放個多小時，餡料已把麵包弄潮，而麵包表面也開始乾硬，不再好吃。要把蛋治保鮮十年，還要像剛做好時「軟熟」好吃，試想要多先進的科研技術。

食物儲存保鮮絕非小道，其實茲事體大。《時代周刊》引述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食物科學系主任John Floros說，人類任由很多食物爛壞掉，而在食物運輸機制和冷藏設施落後的發展中國家，食物爛壞損耗率高達三成至七成，十分驚人。地球人口今年預計會達七十億，加上氣候變化，天災人禍頻仍，如何確保人類有足夠食物，食物科技絕對有戰略意義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來去大溪地

大溪地，一個如夢似幻的名字、一個遠離塵世的人間天堂。

陽光、沙灘、藍天、碧海、香花、椰林、七彩珊瑚礁，趣怪熱帶魚、穿草裙的美女、超健碩的俊男……只聽這些描述，已叫人嚮往無限。

兩年前，開始思索旅遊這個被譽為「此生必去的人間天堂」，經過資料搜集，發覺從香港出發的飛機旅程異常複雜，需要多程轉機，動輒二十多小時，才能抵埗加上彼邦吃住消費高昂，唯有暫且放棄旅遊的念頭。

兩年後，在友伴們推波助瀾、識途「老葉」的領頭下，改動原先南下澳洲探望親人的行程，踏上遠征人間天堂的大溪地旅程。

與兩年前相比，到大溪地的航程規劃及航班選擇增加不少。一行四人，便有三個不同的航程規劃。「老葉」因工作關係，要先到上海、再到夏威夷轉飛大溪地。兩位美女友伴則選擇了先到日本，再轉飛大溪地，因為可以在東京勾留數天，購物兼泡浸溫泉。

我因為探親計劃，早前已買了澳洲悉尼及墨爾本的來回機票，航空公司建議南下路線，由香港先飛悉尼、再到奧克蘭（新西蘭）轉機往大溪地；從大溪地回程，到奧克蘭後可轉飛墨爾本、再由墨爾本回港。遵照這個航程策劃，我可以先在悉尼停留三天，向長輩請安；再到大溪地遊玩六天，逍遙人間天堂；最後落腳墨爾本一周，探望妹妹一家。雖然要為改動機票航程及日期，補回頗大差價，但對我來說，既能維持探親計劃、又可償願遊玩大溪地，這個十八天的旅程規劃算是最理想的了。

琴台客聚

黃仲鳴

高雄與金庸

有一部小小的舊書，不僅研究者常翻用，就是平常讀者，也會看得津津有味。那就是《五個訪問》。出版者為早已執笠的文藝書屋，初版於一九七二年五月。時日雖遠，於今讀來，仍沒過時。

五個被訪者，第一篇為高雄，次為金庸。這兩位作家，在五六十年代已名震一時，於今金庸的作品，更已「經典化」，讀者仍不絕；至於高雄，他所寫的三及第小說、怪論，名震一時，是典型的寫稿佬，擁有無數讀者。至於另外三名被訪者，包括董麟、曾景文、傅聰，都是赫赫有名之輩。

對研究香港文學者而言，高雄與金庸兩篇，當然至為重要。訪問高雄的是知名學者劉紹銘，訪金庸的是林以亮。

第一個「捧」高雄的，還數今聖歎（程靖宇），他極力推許高雄以經紀拉筆名寫的《經紀日記》，但以學院之筆、堂堂教授來寫、來訪高雄的，劉紹銘是第一人。

今聖歎這麼推崇高雄：

「香港有一本書，在新生晚報連載了四五年，可以說是最通行的了，那便是人人知道的《經紀日記》；香港有一個作家的筆名，他幾乎已成『香港名流』了，這人便是經紀日記的經紀拉。這篇連載數年不衰的日記體長篇小說，不但為一般讀者所欣賞，文人學士，商行夥計，三百六十行，幾乎包括香港的各色人等，都人手一篇，其影響力與魔力之大，真是未之有也。」

劉紹銘在訪問稿之前，寫了篇《經紀拉的世界》，他認為：「高雄的作品，如有留存後世價值的，不是三蘇的怪論，不是史得的『社會言情』，而是他以廣東方言寫成的譏世諷俗小說如『經紀日記』和『石狗公日記』等。廣義點說，像『經紀日記』這一類的作品，是高雄以香港的方言和背景寫成的『新老殘遊記』，或『新二十年目睹怪現象』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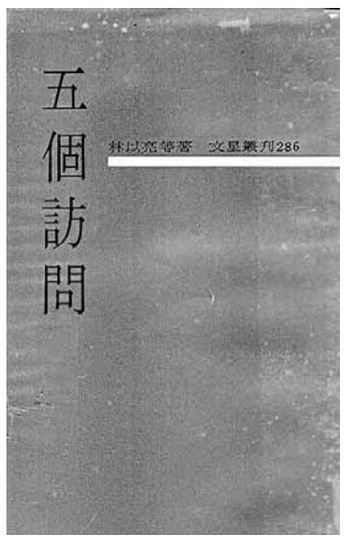
一錘定音，劉紹銘比今聖歎更為「推崇」高雄，「推崇」到可以有「留世價值」。這在當年來說，劉紹銘可謂獨具隻眼；而事實證明，高雄這類素不入「正統」批評家眼內的作家，已漸為人注意，編選文集的編者，也選上了《經紀日記》。

林以亮訪金庸，在那年代，金庸仍未「經典化」，仍沒有所謂「金學」，他便說：

「與金庸先後寫作武俠小說的作家不可勝數，其中有些作家在特殊的氣氛、譎異的情節、新奇的武術招數的創造上，可能超過了金庸。可是以總成績、影響和號召力，以平均的成就而論，我們不得不承認：金庸值得我們特別注意。」

林以亮的「特別注意」，沒有「注意」錯，事後證明，金庸不但風魔了香港、海外的華人社會，連台灣、大陸也捲起了「金庸風暴」。他和劉紹銘之「抬舉」高雄，同樣有慧眼；也證明他們有別於一般的批評家。

這兩篇訪問和訪者所寫下的前言，在當年來說，實是「破天荒」；於今讀來，仍覺趣味盎然。



■一部極有價值和好看的書。
作者提供圖片

百家廊

吳小彬

技術進化的幸福與煩惱

朋友老龔，家住橋東，可他的供職單位卻在橋西。偌大一個省城，共分5個行政區劃，其中橋西區和橋東區面積最大。從老龔家到單位直線距離有30華里，可謂「君住長江頭，我住長江尾」。過去，老龔騎自行車上班，每天累得不行，後來改騎摩托，騎了不幾天，交管部門不許摩托車在主幹道走了，老龔只好改坐公交車。那公交車不僅車上擁擠，而且沒個準點，時間無法保證，害得老龔經常遲到，為此受到單位領導的批評。

去年9月，老龔買車了，是一輛藍色的三菱翼神，他再也不擔心上班遲到了。雖然堵車是常事，但老龔每天開車七拐八繞，總能避開擁堵路段，按時到達單位。一次朋友聚餐，老龔負責把分住在城市各區的朋友們接到預定飯店，但見老龔駕車往來奔馳，一個鐘頭之內便完成任務。在車上，望着窗外急速向後倒去的商店、樹木、車輛，望着天邊氤氳中的高樓大廈幾分鐘就被拉到眼前，一位朋友問老龔：「自從有了車，你是不是感到自己強大了許多？」老龔咧嘴一笑，沒有否認。

我個人生活中難忘的一幕是，1992年，妻子帶着才5歲的兒子去承德探親，我去火車站送行，沒買到有座位的車票，看着母子倆好不容易擠上擁擠不堪的車廂，我心裡真不是滋味。不知一路遙遠的旅程，羸弱的母子倆該怎樣度過，既擔心她們被別人撞着了，又掛念兒子餓了渴了怎麼辦。當天晚上，想着這些事，我竟失眠了，直到第二天下午，收到妻子拍來的電報「平安抵達」，我一顆懸着的心才放下。

現在，這份擔憂已顯得古老和多餘了，人人一部手機，有人還有好幾個，隨時都能和親朋保持聯繫。我早已長大的兒子，現在在澳大利亞留學，雖遠隔萬里，可只要有事，我便可以撥打他的手機，再也無須坐困愁城，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了。

科學技術的進步，各種現代生活設施和工具的普及，改變着人與自然、社會的關係。技術在許多方面，都的確使人高大健壯了許多，不少以前在人看來難乎其難的事情，眼下變得輕易隨便、唾手可得了。技術豐富了人的生活，增添了五光十色的情趣，沒有人不歡呼技術進步的偉大勝利，我們都是這種進步的受益者。但是，「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」，技術的進步，也是需要我們付出代價的。在帶來便利和效率的同時，技術也讓我們易受攻擊，變得比以前更脆弱。技術的一個最大毛病在於，它總是讓我們依賴於它，沒有它，我們寸步難行。

就說手機吧。手機現今已不僅是通訊工具，生產商在手機上附加了多項功能，可以用來照相、錄影，可以玩遊戲，可以上網聊天，可以開通和使用手機網上支付業務，還可以收看電視新聞……小小一部手機，可謂神通廣大，難怪現在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須臾離不開手機了。前幾天，我的同事小安逛商場時手機讓人偷了，經濟損失也就一千多元，但手機裡儲存的大量信息卻對小安無比重要，在手機裡，有她與採訪單位的短信互動，有這些單位的資料，還存放着她到外地出差及旅遊時拍的照片。以前，她和別人一樣，都是把親朋好友的聯繫電話寫在一個小本上，自打有了手機，她再也懶得動筆了，都是直接存在手機裡。手機一丟，小安立即陷入一片茫然和恐慌，她連父母家和哥哥家的電話號碼都想不起來了。她只好先打車到父母家，再用父母家的電話告訴哥哥，通知他們手機被偷了，過去的號碼不能用了，然後她又趕緊新買了一個手機，挨個與同事和朋友聯繫。小安發現，新買的手機不僅外觀漂亮，而且功能更多了。

再說說電腦。電腦在中國大面積普及已經整整十年了，我供職的報社使用電子採編系統也已十年。十年前，成天埋首在書堆裡的我對電腦是有幾分排斥的，我用不信任和挑剔的目光打量着它。可因為報社上了電子採編平台，我也只好被迫學着適應它、使用它。我怎麼也沒想到，只短短幾個月時間，這個方頭方腦的傢伙就讓我喜歡上了它。我驚歎於電腦的快捷方便，佩服它搜索尋找信息的廣博無邊，找資料、查詞義、編稿子、傳照片、打印文件，樣樣都是電腦高效。但事情的另一面也接踵而至，我越是信任和依賴電腦，越是離不了它，就越怕它出故障。電腦不時生出一些讓我莫名其妙又奈何不得的怪症，有時忽然就死機了，屏幕上一團漆黑；有時頭天晚上還好好的，第二天一早就中毒了，什麼東西都打不開；要不就是Word文檔忽然癱瘓，裡面存儲的資料找不着了。電腦一出事故，我就六神無主，頭暈腦脹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有時只好請專業維護人員上門來修。這些人來了，大多採用格式化處理方法，將我電腦硬盤上的東西全部清除，重做系統。一次，我剛把一個1萬多字的文稿寫成，由於大意忘記存入U盤了，結果電腦中毒後慘遭清理，我一個月的辛苦全白費了。

在我們的生活中，類似手機、電腦這樣既帶來利益又增加苦惱的技術產物還有不少。現在開車上下班的人越來越多，城市交通擁堵不堪，去冬今春北方一些城市迷霧不散，空氣高度污染，汽車數量的劇增對此難逃其咎；近幾年高樓大廈多了，玻璃幕牆多了，城市繁華了，可「熱島效應」也愈加嚴重，一到夏天，城市就成了大蒸籠。此外，人們的居室裝修漂亮了，可各種污染物質也潛入室內；食品的美味和色澤豐富了，多種添加劑的危害又讓人心生畏懼。

科學的進化，技術對人們生活形態的演變，早就引起一些西方學者和哲人的憂思，這些人有韋伯、胡塞爾、海德格爾、舍斯托夫等，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技術批判理論。該派學者認為，科技的進步使社會陷入異化之中，它們並未像期待的那樣，為人們帶來自由與全面發展，相反，技術正在成為統治人的物質力量。哈貝馬斯說：技術與科學在今天不僅僅是生產力，而且是意識形態，作為生產力，它們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，作為意識形態，則完成了對人的統治。這種意識形態遮蔽了現代社會的本質，它通過科學依賴和技術崇拜，潛移默化地發生作用，既維護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，又壓制了人們尋求解放的願望與努力。馬爾庫塞則認為，異化的根本原因在於，在技術的巨大威力前，人們忘記了科學技術原本是由人創造和發明的，人變成了技術的附庸，人們紛紛放棄價值理性，而信奉工具理性，可「工具的、主觀的、操縱的理性，是技術統治的奴婢。」

今天，此時此刻，是一個技術全面升級後徹底改造了世界的時代。我們不僅要面對權勢的霸道，資本的霸權，我們還要面對技術的威權。紅塵滾滾中，能夠看到技術發展的副作用的人越來越少，能夠感到技術的飛躍正在威脅、損害着人類美德、價值、品質的人更加稀少。只有人的靈性和不屈的意志，才偶爾打開一扇小窗，吹進一些天堂的微風，並提醒我們：人不應該成為技術的僕從，人是技術和這個世界的主人，人的解放和自由發展，才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最終目的。

思旋天地

思旋

平常心是道

時間瞬間便過，每年三月在北京召開「兩會」轉眼快將結束，曲終人散，委員和代表即將返回原居地。由於委員和代表很多是當地政府和企業的「一哥」「一姐」，兩會期間，他跟她北上開大會，提議案，共商國是，參政議政，家裡變得「真空」了，很多項目審批決定暫要停止。「兩會」順利完成，與會者回到原位，各地政府和企業以及社會秩序亦恢復正常。忙了大半個月的新聞媒體也鬆一口氣，他們都爭取假期休息「充電」。與會者與採訪者以及有關「兩會」工作人員全都很珍惜三月半個月以來「兩會」所見、所聞國家與社會大事，人生中難得的豐富經歷，是很精彩的學習人生哩！

在「兩會」期間親身聽到溫家寶總理「政府工作報告」、賈慶林主席「人民政協工作報告」、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晤委員代表的重要講話，給予他們重要指示和新希望等等，媒體已經全方位詳盡報道了。我不再多談，就談談一些花絮新聞吧。兩會期間，某些肩負重要職位的人士自費兩邊走，兩邊兼顧得從容有餘。政協常委鄭家純三月十一日千金于歸之喜，委員霍震霆又要兼顧率領奧運港隊準備奧運事宜，大約在秋季，他將榮陞老爺，家辦喜事，這位老爺喜上眉梢，忙着籌辦。裡裡外外一把手，忙得不亦樂乎，真為他高興呀！二百多名委員和代表雲集北京，委員下榻貴賓樓，代表住的是毗鄰的北京飯店。代表們組織要求十分嚴格，住房規則多多，就算另一半到訪也不能留宿。至於委員呢？可以帶配偶相陪，但只能是一位，預先登記，免得有機會「感情缺失」也不會留下「後果」。前一陣子終於作出英明決定不參選特首的曾鈺成，這些天，會議休會期間總見到他執子之手，與那高貴的夫人穿梭於貴賓樓與北京飯店「長廊」之間，幸福恩愛之情真教人羨慕。某天中午，在貴賓樓咖啡花園，見到兩大胖子委員張華峰跟龍子明「拍住上」，穿着同一吊帶白恤衫長褲，由曾鈺成夫婦分別為他們拍照，目的是「拚比誰個肚腩大」。然後，曾夫人又把瀟灑的夫婿插在兩大胖子中間，由她親拍「胖瘦」拚比照，十分搞笑。想想在港兩大「英哥」正為「政綱」在打拚，哪有在京的他們為身材而打拚顯得輕鬆開心。正所謂「平常心是道」，若能作如是觀，人生便快樂矣！

詩幻留形

陳智德

書與研究

過去許多年來，一有空便會到書店，翻看新出版書刊，主要集中在文學類，而旁及歷史、社會科學及藝術類，選購當中合意的，帶返家中細閱。除了新書，有時亦會到賣舊書的地方，目前是一兩處地點，當然在過去的某段時期，即九十年代及以前，有更多不同的去處。以上大概即一般意義上的藏書活動，已成了生活習慣，覺得是很自然，也很必要的活動。它最初是一種嗜好、一種消遣、消磨時間的方法，後來逐漸也變成一種針對文學研究需要的活動，即有針對性地、有主題地收集研究所需的書刊。

當然想找書也可以到圖書館，事實上許多在學術研究過程中需要的書刊，在一般書店無法找到，可能是一些已絕版的書，或內容主題冷門的書籍，有必要到圖書館去借閱，但是，當有機會在書店遇見合用的書，特別趁它未絕版，仍未在書店消失之前，還是會把它買下。向圖書館借的書，在歸還之前，有時需要把合用的章節影印，如此家中也累積了大量的影印材料，這部分材料最難整理，也最容易遺失，所以，有機會的話，還是把所需的書買下才好。

近十年來，書的價格漲了不少，特別是中國內地圖書，然而相對於其他日常的生活消費品，例如手機、電器、衣物，書的價錢不算高，何況書的時效性或耐用性，實在比手機、電器等高很多，一本十多年前買的書，在今天仍有閱讀價值，或在研究上急需的資料，往往能在昔日收藏的書刊中找到，這時你會很慶幸，當初花了十數元，買了一本許多年後仍能用上的書，它的效用以及它所帶來的意義，實在比它的價格高很多。

何況在許多時候，書還有特殊的作用，像一個盛載前人精神思想言語的超時空連繫點，讓我們在有限的時空得到超越。書在研究上或知識上的需要，反而只是它附帶的功能，它對我們的情感和精神上所發揮的意義，比它本身的功能性或實用性的作用還要大得多。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著文說話要「環保」

許多著名的文學家也同時是哲學家，他們的文字就是哲理。比如大文豪魯迅，人們除了記住他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如阿Q、祥林嫂等人物外，還記住他的許多充滿睿智的語言。近讀作家張煒的一篇短文，講的是寫作的語言運用，但其中又充滿着令人深思的哲理。

他說：文學質樸，莫求花哨，做人也是一樣的道理。又說，作文貴在質樸、求真。有的人寫文章，喜歡用華麗的語言，這大半是稚氣的表現。

何止是稚氣！如果是稚氣，那只是功力不足。這是懶惰，抄襲。華麗的詞藻是廉價的、現成的，不是有思想深度的結晶。說是稚氣，是客氣話。有的大人物的文字大多是秘書草擬的，更是乾巴巴的「黨八股」。正如張煒所說，那是重複別人的言說，複製別人的思想，讀之令人「覺得掃興和窩囊」。

寫作，貴在有自己的思想，就是有了主心骨，才能構成一篇文章。如果只想用一些花巧華麗的詞藻，去砌成文字，那是沒有骨頭的軟綿綿的東西，它會搖搖欲墜，變成一堆爛泥。

也許有的年輕人自小就被教導多用形容詞，也許國文老師喜歡有華麗詞藻的文字，給予高分。因此青少年學生便沒有認真去觀察周圍的事物，學習描寫現實，而喜歡在堆砌形容詞上下工夫。自小形成了這種寫作的壞習慣，以致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這便是張煒所批評的：「漂浮的書面語讀了只是在眼前輕輕掠過，沒有具體的分量，沉不到讀者的心裡去。」

善於表達是一項軟實力，群眾大部分不喜歡打官腔、說官話，更不喜歡說空話和套話。想一想我們許多人開的會議，參加的聚會，什麼就職典禮、春節聚會，得花時間去聽不少千篇一律的開場白和答謝詞。為什麼不可以一概免了，別花了寶貴的時間！

張煒說，「文貴質樸，人亦如是」。文章可以不看，但人的講話許多時候被迫聆聽。什麼時候在聽講話、看文章時得到淨化，那是比空氣清新更「環保」的了。